

## 姐姐的故事

父亲一辈子流过三次眼泪。一次是为了他的姐姐,也就是我们的姑姑。第二次就是我大哥被打成“右派”的时候。第三次是因为我大姐生病,一夜愁白头——那次父亲的头发真的一夜全白了。

大姐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生病的。大姐是我们家最优秀的女孩子,也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她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学工的孩子,读书又好,还有组织能力,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学校老师没有一个不夸奖她的。因为全民大炼钢铁,团支书更是在火线上,晚上要挑灯夜战,炼不出钢铁来就不能睡觉。大姐是个内心很要强的人,整天绷着神经,一个月下来,她跟父母说,自己可能吃不消了。家里觉得一个女儿好不容易读了大学,能不能再坚持一两个月,等到学校放假再回来休息看病?但就这一两个月,把大姐熬坏了,她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不睡觉,也不合眼,神经越来越衰弱。

我们家子女多,母亲开玩笑说,她是丰产不丰收,前后一共生过十二胎,只生存下了六个,我的正式排行是第九,现在是老五。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母亲在父亲去日本后生下的,不久夭折;在我二哥下面还有一个女儿,叫三毛,漂亮得像小仙女,父母非常喜欢,但在桂林逃难途中,因为生病没有药,也不幸夭折。大姐生下来后,以为是最后一个了,便取名小小。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却不幸患病,父亲的揪心可想而知。父亲对大姐真正是当作



名人传记

傅益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瑛,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瑛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宝贝来养的,母亲不止一次用白居易的诗来形容父亲的爱女心切:“她可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啊!”大姐住院,父亲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探视,得知女儿便秘,就买上香蕉,给女儿润肠,还特制一个本子每天记录大姐的排便情况,次数、干稀等。一天,父亲从医院回来,掏出本子叙说女儿情况。母亲冷不丁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比太史公还强些。”父亲一时懵在那里,不明白母亲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的缘由,

诧异地问道:“你怎么平白无故地表扬我?”母亲幽默一笑:“太史公写《史记》,你傅抱石记《史》!”

为了治好大姐的病,父亲有点病急乱投医,听说山东有个名医叫刘惠民,曾经给宣传部长陆定一和林彪都开过药方,就请过来问诊开药,开的是虎狼药,而且吓死人地贵,一副药时价六千块,比现在六十万还贵,什么犀牛角之类,吃了不见好,反而越发加重。

大姐因为这病,从来没有出去正式工作过,父亲心疼她,一有空就陪大姐散步,还盯着我们到医院去看望大姐,并鼓励她画画,带她出去写生。

大姐的病时好时坏,她自己清楚这一点,努力在调整自己、适应自己。她最大的办法就是坚持每天早晨起来画画,作为心理排遣,时间掌握得比我们还准确。她多画唐诗,把东西画得很美,有层次,还不时写下文字记下自己的感受。

父亲去世后很久,我们都没敢告诉她,怕她受到刺激。时间一长,她慢慢知道了,但从从不追问,每年清明上坟,她都把头埋得很深。母亲去世后两年,我们也没有告诉她实情,只说母亲有病住在医院,到第三年她就不问了,心里洞明。前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时,我们子女为父母做了一个合葬墓,大姐站在墓前,长久不愿离去,仿佛在跟父母亲说,她在努力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孝。

二姐跟大姐相反,是个有小姐脾气的女孩,哭起来能哭得天翻地覆。二姐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在广西桂林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到香港居住,然后又定居加拿大。现在她女儿回国工作,她又跟回来了。

## 女秘书及侍从

女秘书们几乎无时不在,她们同样是希特勒的随从,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我们经常碰到她们,但和她们关系仅仅停留在表面,在工作上,我们很少需要和她们合作。即便我承认自己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过特殊关系,但她们的态度十分谦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天说地,彬彬有礼地讨论某个无关紧要的话题,但也仅此而已。我从未用“你”称呼过她们。我们的上司甘什似乎更开放。在突击队,他与她们的关系似乎最为密切。

乔安娜·沃尔夫资历最老,早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她就加入了纳粹党。我第一次碰到她时,她已经在希特勒身边效力了十几年。她很文静,语气有时很和蔼,她在小组里有点像是荣誉秘书。我和她交谈不多。希特勒则最喜欢叫格尔德·达拉诺夫斯基(别称“达拉”)和克里斯塔·施罗德两人做事。

我后来才知道,克里斯塔·施罗德也是很早就参加了纳粹党。她是个极严肃的女人,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言谈举止上。达拉是希特勒最爱的秘书,生长在柏林,30来岁,说话率直,带有一种非常容易辨别的口音,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营造出一种欢快的气氛。达拉和埃克哈德·克里斯琴结婚后,于1943年离职,她丈夫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的得力助手。后来她又改变了主意,半年后重返岗位。希特勒对她的离去是伤心还是惊讶?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肯定希特勒没能留住她。我们中的一员如果想离开总理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关键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府,也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后来就看到过两三次。

达拉走后不久,特劳德尔·汉普斯取代了她。我清楚地记得阿尔伯特·鲍曼来介绍这位年轻姑娘的那一刻,刚满20岁的她显得疲惫不堪,十分腼腆,而且有严重斜视。她患有斜视症,后来在希特勒加登一家医院得到根治。她也很快决定嫁给我的一位好同志,名叫汉斯·容格,是希特勒的侍从。

不论何时何地,希特勒身

边总是跟随着一名侍从,如同秘书一样。除汉斯·容格外,希特勒也很依赖武装突击队员奥托·梅耶尔、海因兹·林格(他是个狂妄的家伙,不太友好,野心勃勃,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成为我们突击队的头目)、威廉·阿恩特(也是护卫队的一名老兵)以及奥古斯特·赫尔曼(我已记不清是赫尔曼还是巴斯曼)的服侍,赫尔曼来得要晚些,我和他的关系更密切。

卡尔·克劳斯是个与众不同的同志,曾在护卫突击队服役,多年来一直作为侍从守护着希特勒,就像人们后来向我描述的那样。在波兰战役期间,希特勒第一次解除了他的职务。当时,他俩都在前线,在敌方领土上。克劳斯当时没有任何防备,从一口井中取出水并倒入希特勒的杯中。他做事过于匆忙,事先没有核实井水是否受到污染甚至被投毒。希特勒很快发现,杯中的水不是他常喝的法辛格牌矿泉水。于是,克劳斯被派到了德国的一支海军部队。1943年他受伤后,希特勒重新将他召回身边工作。这一时期,我经常碰到他。返回后不久,他因朝希特勒司令部食堂的一盏灯开枪而最终被送往前线。克劳斯当时没有喝醉,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枪法很准。

希特勒身边总是跟着不同的医生,我说不准他是否患了某种疾病,是否在服用某种药物或特殊制剂。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是绝对不能涉及的话题。我们知道他患有胃病,但不会知道得更多。希特勒有意不让自己流露出有关身体状况的任何细节。我唯一能观察到的就是,他身边随时都有医生,经常给他看病。

## 项链风波

怡打电话给我了,语速很快,口气有点儿不悦,这使我感到意外:“小华,那项链是不是你送给我的?昨晚我回家拿东西,妈说是你送的。”

“是呀!你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但是你为什么当妈的面送,你不好亲自给我吗?难道你想在妈面前向我求婚?我的大经理,要知道妈管我管得很严的呀!”

“如果不交给你妈,你妈早晚要看到,你怎么解释这样贵重的东西从哪儿来的呢?”

“可……”怡一时语塞,只能听到话筒里传来急促的呼吸声。“可是,当然你说得也对,不过你应该先告诉我一声,让我有一个准备,我以为妈知道了我们的事,差点儿讲出我俩的关系。现在想想好害怕。”

我也吓了一跳:“你没说什么吧?”

“我能说什么,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喂,你怎么给妈也买了一份,从哪儿买的呀?”

天哪,萍姐会不会说我俩出去的事,或者透露了我与她的特殊关系,这可要出乱子的;“喂,怡,妈没说什么吧?”

“没说什么,她只说是你送来的,其他什么也没说,不过我总觉得怪怪的,你为什么给妈买一挂,而且比我的还好看?”

一块石头落了地,看来萍姐没有透露苏州、上海之行的秘密:“怡,你的妈,不就是我的丈母娘,对丈母娘我不能孝敬孝敬吗?”

“去你的,脸皮真厚,现在就称丈母娘了,八字还没一撇呢,行啦,我要上课了,明天上午准时接我。”

“好,一定。”话音刚落,手机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对

都市小说

刘志庆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Z市某电子公司经理方小华结识了利用暑假来公司打工的女大学生林怡,两人坠入爱河,后造访其家,方知林怡是他曾经暗恋过的女知青林彩萍的女儿。方小华瞒着这对母女,周旋于她们之间,他从母女两人身上寻求不同的情爱刺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方已关机,我拿着手机愣在那儿,脑海里如一片乱麻。

就这样,我巧妙地与两个女人周旋着,昔日的内疚之情负罪之情渐渐消失了,有的是一种感受,一种透明的心理感受。至于以后怎么办,是否会选择其中之一作为妻子,压根儿就没有再考虑过,在我看来婚姻只不过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在今天,根本没有必要固守这一形式,爱情不过是一个流程,一种感觉,没有必要去弄出个什么结果来。

怡经常晚上发短消息,一般在十点半以后,据她说那是晚上宿舍熄灯的时间,那时她就钻在被窝里发短消息,发个没完没了,我知道这发短消息特别费时间,所以白天一律不发短消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发发短消息,倒别有一番情趣。

萍姐有时也发一些短消息,但很简洁,除了时代差异,没有怡这一代人的开放浪漫,更多的是体现了萍姐对情感的真挚、单一与执著,那短消息的用语很庄重。她喜欢通话,常常是九点半左右,她便打电话给我,语调很柔和,问我公司里的经营情况,关照我要注意身体,末了总是用极其甜美低沉的话告诉我,说她老睡不着,好寂寞,常常流眼泪,我只是好言相劝,说会经常去看她,至少星期三会去的,说着说着,有时也陪着流几滴眼泪。想想萍姐一人住在小阁楼里,到了晚上,寒风四起时,肯定会感到无比的寂寞。

不过,一旦怡来了短消息,自己的心境旋即大变,木屋、木墙、木床茫然无存,有的是明丽的现代公路和玻璃贴面、不锈钢包柱的现代馆舍,展现在眼前的是扭动身躯、发型前卫、穿着露脐裤的靓丽的女性,心律从宁静、安详转化为骚动振荡,整个细胞活跃起来,沉浸在青春躁动的旋律中。

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两种心境,总之,躺在暖暖的被窝里,翻翻身,感受水床皮粒面的温暖挤压,听到那抖动的水珠声时,我感到一种十分充实的、身心舒展的惬意,“需要,我需要”,这种心灵上的触动是我昔日的生活中从没有过的。

## 卖货的证词

第一个进来的是小卖部的卖货的。四十大几年纪,驼背、伛偻。一再让坐竟不肯坐。头不知抬不起来,还是不肯抬。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细看两腿果然在抖。

“不怕不怕,你慢慢慢慢讲,有啥就说啥,领导只是了解情况,不是办案子。”仍然不断冒汗的村长竟也安慰起驼背来。驼背听他这么一讲,反倒抖得更厉害。大伙见他那样子,于是就无人再催,只等他说。

也不知过了多久,驼背终于说起来。好在口齿还算清楚,也不须翻译,不过也就几句话。他说狗子用枪打人是昨天下午的事开始闹起来的。大约就是下午三点来钟的样子。狗子脸色通红通红的,摇摇晃晃,一脸怒色地走进小卖部来,开口就大骂一气:“一瞅就觉得那家伙是喝多了。”骂了一阵子,就要买饮料。恰好当时就没饮料了。“真的全卖光了,还没进货。”狗子一听没饮料,就不相信,又接着大骂起来。“骂的那些话就没法进耳朵,咋就能骂出口来。流里流气的,就像电视机里的大流氓。”他醉了,谁也不敢还口,就由他骂。没想到那家伙越骂越凶,骂没人理他,到后来就动起手来。“一把就掐住了我这儿。”驼背指着胸口,然后剥开自己的衣服,让一圈的人看。那瘦骨嶙峋的胸脯上,果然就显出一漂红来。“别看那家伙干瘦干瘦的,又是个瘸子,劲儿大着哩。那手就像把钳子,能把人掐死!差点儿没把我从柜台里揪出来!”驼背说他当时就疼得大喊大叫起来。于是就有人去喊四兄弟。四兄弟来了才把狗子拉开。“那家伙真不是个好

名家新作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一位有残疾的退役军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淋漓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东西,又骂起人家四兄弟来。”于是就吵了起来。那会儿人越来越多,就把他挤到了一旁。驼背说他当时也疼坏了,憋坏了,也给吓懵了。见当时那样子,就走开了。再后来的事,就一概不知了。

窑洞里死静死静,好一阵子也没人说什么。末了,还是村长问道:“再想想,看还有不?”

“想不起来,就这了。”

于是村长瞅瞅乡长,又瞅瞅县长,又瞅瞅书记,然后又瞅住乡长:“下一个吧?”乡长回过脸去,瞅着书记

和县长。老王见他们瞅来瞅去,心里就有些着急,赶紧就瞅老所长。老所长头低着,只是抽烟。眼看着没人吱声,驼背就准备走了。老所长突然问了起来:“那狗子来小卖部就只买饮料么?”

“……是呀。”驼背一愣,“就只要饮料。”

“小卖部当时怎么就会没饮料了?”

“就没进货么。他又要的多。一次就是一箱子。”

“你们平时是不是等货卖光了才进货?”

“进……进货的事就不归我管,是四兄弟管着的。我们就只管卖。一般都是一边进货一边卖,不过,也不一定的……这要看情况的。”

“你说那狗子是喝醉了,是看上了喝醉了,还是你闻到酒气了?”

“……这,一看就是喝醉了呀!脸红红的眼窝也红红的,走路也不稳,一晃一晃的,那就是醉了呀!”

“那狗子才几条腿,当然就走走不稳,我问你是不是闻到酒气了?”

“酒气!哎呀,那会儿真是吓得要死,啥也顾不得了,怎么会闻到酒气!”

“你说那家伙揪住你的胸口朝你大骂,你回忆回忆,到底闻到了没有?”

“当时……把我掐成那样,气都喘不上来,眼看都要憋死啦,哪还能闻到酒气。”

“他每次来都买饮料?你问过没有,他老是买那么多饮料干啥?他整天就光喝饮料不喝水?”

“他没……我哪晓得呀!谁敢问呀,我说的都是真的,谁晓得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哇……”驼背突然蹲下身去,放声大哭。窑洞里顿时嗡嗡作响。窑洞里的人不禁都愣住了。